北海三考

北海三攷敘

在昔暴秦燔書滅學及漢惠帝除挾書律羣經迭出諸儒繼起爲之注解各相授受三代之典章法度孔門之微言大義得不就泯復存於世傳注之功不誠偉歟然毛韓齊魯分爲四詩魯史春秋學開五傳易有施孟京費之學書有今文古文之別禮有曲臺二戴之傳分門別戶家法是承學徒雖多兼通蓋寡北海鄭公生當漢季通人大儒咸從捧手學無常師囊括大典於易則先通京氏後傳費氏於書則傳杜林古文並習今文於詩則初習韓氏繼箋毛氏於儀禮則本習小戴今文兼採

淹中古文於周官則取二鄭及杜子春之說禮記則依
盧馬之本春秋則有評論發公羊墨守鍼左氏膏肓起
穀梁廢疾之書論語則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攷之齊
古而爲之注其餘孝經孟子亦皆有述靡不綜括衆說
博稽六藝證其異同抉其是非義取其長不拘家法可
謂整百家之不齊集兩漢之大成者矣後之論者以爲
使生孔門當列游夏千秋定論良不誣也元儀少承
庭訓八歲就塾即誦毛詩繼以三禮年踰弱冠方志於
學從事鄭氏學習之有年但存鑽仰未克貫通誦經之
餘涉獵史傳見鄭君逃何進之辟辭公車之徵歎其志

行高潔冠冕人倫及讀華陽國志見鄭君與先主周旋治亂之道言之甚悉曾不語赦又讀晉書刑法志馬鄭諸儒爲律章句十有餘家魏時詔令專用鄭君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垂爲國憲歷有歲年於戲經濟于斯克堪王臣而聞命罔從讓爵自高誠見漢祚將移不肯爲曹氏用耳經師易得人師難逢兼而有者鄭君而已范史作傳不列儒林次于張純曹褒之後王西莊云此有深意極盡尊崇純褒皆漢名臣手定典禮鄭君未嘗一日登朝乃躋與並列此與子長進孔子于世家義同由是言之范蔚崇之推鄭君至矣然北宋以前書多記鄭君

逸事有足補范史之略者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遂取范史本傳立以爲綱網羅舊聞並存異說條附於下俾有所考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例成鄭君事蹟攷二卷鄭君注述數十餘種范史所載才十之一加以散亡存不及半近儒蒐輯各有成書斷簡零編略存梗概亦有全佚莫可稽求幸見隋唐諸志或引見他書猶可備錄其目略仿朱竹垞經義攷之例作鄭君注述攷二卷竹垞之書末附師承授受源流學者當曉謹用其意而以鄭君師承攷二卷終焉書成題曰北海三攷凡六卷淺學寡聞流覽未悉世之爲鄭學者或有取於斯篇

儻能董而理之元儀不才敢拜嘉貺光緒二年丙子五

月胡元儀序

北海三攷卷一

湘潭胡元儀撰

事蹟攷第一上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云北海國十八城高密侯國

青州刺史部

八世祖崇哀帝時尙書僕射

漢書鄭崇傳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爲御史事貢公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

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
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
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
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
昏日中有黑氣而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
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復欲封商
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
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
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
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或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

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
案坐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
制耶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親自養育免
於襁褓教導以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前追號皇太
太后父爲崇祖侯唯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侍中光
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産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
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汝昌
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
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
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

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鄭珍鄭學錄云康成先世唯此傳略見梗概故備錄全文以見卽子游一世其公忠正直至死不撓已如此信乎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也据宣帝本紀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從平陵則尙書之祖蓋以是時從高密徙不知復還任尙書後何世無自攷

鄭君周禮注序云二鄭者同宗大儒賈公彥疏云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杜子春非已宗故指其名

鄭珍鄭學錄云鄭少贛鄭仲師史傳以爲河南開封人而康成謂是同宗古人於同高祖者稱同族同始祖者稱同宗不同宗族者稱同姓然則康成於二鄭葢同始祖者其分支遷徙當時譜牒自明以其於先世爲兄弟故周禮注稱官以致敬賈氏謂二鄭皆康成之先匪誣也

按賈公彥儀禮鄭氏注下疏云鄭崇之後而周禮鄭氏注下疏云鄭沖之孫孫淵如云沖之名與事蹟均不見史傳葢沖即崇之誤耳

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

不能禁

袁宏後漢紀云玄爲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

後漢書杜密傳云杜密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云鄉置有秩三老游徼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

稅

鄭珍鄭學錄云鄉佐嗇夫皆縣置鄉吏雖主同而其

秩有別劉昭百官志注引漢官雒陽員吏人數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其序鄉佐在嗇夫之上嗇夫與令史皆稱斗食其引漢官雒陽市員吏亦云嗇夫十一人斗食斗食者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歲俸止四十三斛二斗（據小顏百官表注所引一說）佐史月俸八斛（據小顏引漢官名秩簿）則歲俸九十六斛視斗食不止增倍漢官以佐史鄉佐幷爲一等知其秩同也然則鄉佐高于嗇夫在密傳言爲鄉佐可見初爲嗇夫繼遷鄉佐逮密見之卽署郡職史家以無與輕重故略之又按旣署郡吏卽宜供吏職而云遂遣就學者

嘗疑康成素貧而游學十餘年始歸何自辦此貲糧以密傳推之蓋署職門下使去就學卽其吏俸以爲之貲歟視王渙遣主簿仇覽詣太學以一月俸爲貲厚矣杜周甫與李元禮齊名其成就一大儒固應迥出流輩

別傳云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太平廣記二百十五鄭子升云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朔爲甲戌則初五日得戊寅合之別傳云以太歲在丁卯生是康成生於永建二年丁卯歲七月初五日也

玄少好學書數世說新語文學篇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太平廣記二百十五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餘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適玄

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後漢書本傳注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藝文類聚五太平御覽三十三太平廣記二百十五惟後漢書注太平廣記作年十一二餘書所引均作年十二年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嘉瓜者異本同實縣欲表府文辭鄙略玄爲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爲修冠禮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八又八百三十九又九百七十八鄭子尹云此事御覽惟禾部所引文詳頌部云著頌二篇原文也纂人依類隸事故於禾則去嘉瓜於瓜則去嘉禾各云著頌一篇然頌門亦不及嘉禾則由傳鈔誤脫今從鄭子尹說改正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爟禳廣設禁備時果火起而不爲害智者異之

太平御覽八百六十八事類賦注八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別傳云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厤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事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鄭珍鄭學錄云恭祖唐史承節撰鄭康成碑石刻作欽祖此作恭祖未詳禮儀禮也記小戴記也非今稱

禮記是一書元先恭祖皆字也二人不專一經皆通

儒也惜史傳別無可攷

按張恭祖後漢書及鄭君別傳皆作恭祖史承節

碑作欽祖者承節此碑金承安五年重立金人避

金顯宗允恭諱也阮氏山左金石志已言之子尹

乃曰未詳何也

又按第五元先實係字非名范書及别傳皆然惟

史承節碑作第五元顯係脫去先字而阮太傅山

左金石志反從其誤未免好新太過矣

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别傳云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旣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女俱弗如也（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

養酒誥 按毋老歸養當作親老歸養鄭君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後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此時鄭君父存不得云毋老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世說云鄭玄在馬融門下融嘗不解制裂書七事而玄思其五別令盧子幹思其二融告子幹曰孔子謂子貢回也聞一知十吾與女弗如也今我與子可謂是矣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九

按太平廣記列所引書目世說在世說新語前是別有世說一書矣且太平廣記引世說不少與世說新語無涉鄭子尹疑此條是改易世說新語注

引别傳文妄題世說殊未深攷也

劉義慶世說新語云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有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辭歸旣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云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裴啟語林曰馬融算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算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

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欲勑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三

劉敬叔異苑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其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即返遂洞精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六引止此禮樂作禮易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玄用免焉太平廣記二百十五

按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云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

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愚謂晉宋間競傳其事人人筆之於書則其事似非無稽之談然以鄭君在馬融門下七年考之說詳于後鄭君辭融東歸融已暮年何以猜忌至此小說記載多得自傳聞流言不實遂成丹青殆因融艸奏殺李固不厭人心是來醜詆耳居乎下流惡乃歸之古今類然矣、

孔穎達毛詩鷰鷰正義云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荅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

行不復改之

按此條鄭志南陔正義亦引盧君下有耳字記古書作旣古書義又且然作義又當然阮太傅毛詩注疏校勘記引浦鏜云旣誤記考南陔正義是也且當作宜故南陔正義引作當據鄭志所云鄭君小戴記注成于從事馬融之門時也所謂盧君卽盧子幹先師盖指張恭祖也三禮注唯禮記先成周官儀禮皆成于黨禁時鄭君自序所謂遭黨禁之事逃難注禮是也

玄自游學十餘年迺歸鄉里

鄭珍鄭學錄云傳云西入關又云在門下三年別傳云住左右自起精舍皆就融於家情事據融傳轉武都太守三遷爲南郡太守以忤梁冀奏免髠徙朔方得赦還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今以融周官序見賈氏周禮廢興云至六十爲武都太守准之融之生在章帝建初四年其六十歲守武都在順帝永和三年時康成甫十二歲自後由武都三遷守南郡觀建和元年梁冀奏誣李固時融在坐爲冀草奏見吳祐傳知罷守武都兩遷皆內職繼出守南郡奏免髠徙梁冀若在必不令還其得赦當在延熹二

年誅冀之後然則自守武都至冀死凡二十二年中融之不得在關中從容講授使康成在門下三年必矣意融即誅冀不久得赦其年已八十重典東觀當未久即告歸扶風康成之入關師之據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傳云從質諸疑問畢辭歸是辭融即還高密也而其時年已過四十由此逆推之如傳云高業傳授已在門下三年及召見樓上之後質疑必又經時日然後辭歸則康成入關當在延熹六年時融年八十五康成年三十七至九年年四十乃辭融歸而融年八十八即以其年卒康成辭融之後或

創出關或旋因融喪留視殯葬至明年永康元年始及歸里年已四十一矣又以十餘年乃歸推之知游學當自二十五六歲其先乃爲鄉佐嗇夫時也

按商芸小說見太平廣記二百三卷云融在武都七年在南郡四年融本傳云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將敗上疏自効據梁商傳商陽嘉三年爲大將軍順帝紀陽嘉四年梁商爲大將軍與商傳異恐紀誤順帝紀是年十一月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驅略人畜則融之除武都太守

在陽嘉三年矣融周官序云六十爲武都太守融年六十乃永和三年至永和六年帝紀書武都太守趙冲討鞏唐羌則融已去武都矣由陽嘉三年至永和五年實七年所謂在武都七年也桓帝建和元年梁冀殺李固融爲草奏吳祐傳不稱融官閱袁宏後漢紀云從事中郎馬融爲冀作表章則自永和六年以來融皆在京師爲從事中郎子尹謂罷武都兩遷皆內職非也蓋融傳所云三遷者由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一遷也由武都太守入爲從事中郎二遷也由從事中郎除南郡太守三

還也融爲南郡太守當在永興二年融傳云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髠徙朔方得赦還据梁冀傳冀弟不疑爲河南尹冀疾之轉爲光祿勳諷衆人薦子胤爲河南尹不疑自恥兄弟有隙歸第閉門自守冀不令與賓客交通使人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胤之爲河南尹在何年無明文楊秉傳云桓帝微行過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晝昏秉上書諫不納以疾乞退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桓帝紀永興二年黃

瓊爲太尉以此推之梁冐之爲河南尹在永興二年不疑之閉門自守亦在是年因不疑新退故融初除南郡乃過謁之然則融之除南郡太守在永興二年明矣永興二年至延熹二年冀伏誅其間六年所謂在南郡四年及髡徙朔方皆此六年中矣由永和六年融罷武都太守至永興二年除南郡太守此十三年中融皆在關中而子尹乃云自守武都至冀死二十二年中融不得在關中使康成在門下三年毋乃大繆不然乎及冀誅大赦融乃得還當在延熹二年去融卒八年鄭君之出游

在二十二歲之後鄭君建和二年二十二歲距融之除南郡六年別傳云在馬融門下七年必非此時其爲延熹三年融赦還之時無疑矣子尹攷之未精審故不信別傳在門下七年之語舍明證而逞臆說不可爲典要也

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萊州卽墨縣下云大勞山小勞山在縣東南三十八里晏謨齊記曰大白自言高不如東海勞昔鄭康成領徒於此

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

修經業杜門不出

後漢書靈帝紀云建寧二年十月中常侍侯覽等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熹平五年閏五月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官者皆免官禁錮

鄭珍鄭學錄云康成之被錮以杜密爲北海相時故

吏也自熹平四年禁錮至中元元年禁解戒子書故曰坐黨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也孫嵩等四十餘人當並是密之門生故吏其姓名今皆無攷可知唯孫賓石見趙岐傳興平元年岐與劉表共上爲青州刺史魏志注邴原别傳亦略見逸事又御覽卷八百二十七引漢名臣奏太尉屬應劭司徒屬孫嵩司空掾孔伷議云云知曾爲司徒府曹史

鄭君自序云遭黨禁之事逃難注禮孝經大題下疏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唐會要七十七

孔穎達禮記檀弓正義引鄭志云張逸問禮注曰書

說書說何言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
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
劉昭續漢書百官志注云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
注禮
鄭珍鄭學錄云續漢志裁卽纔字云注中候纔注禮
劉昭時緯注完存於康成著書先後必有明據
別傳云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袁宏後漢紀云會黨事起而玄教授不輟弟子數百
人
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

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別傳云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藝文類聚五十五太平御覽六百一十

王嘉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門徒有問者則爲記注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公羊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

焉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嬴糧而至如䂮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鄭珍鄭學錄云何邵公少康成三歲光和五年在大赦黨人之前二年康成發鍼起三書葢皆禁錮時以注禮餘力爲之也范氏撰邵公傳即有牴牾陳蕃以建寧元年正月爲太傅其年九月中常侍曹節矯詔誅之今傳云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坐黨錮乃作公羊解詁覃思十有七年云云又云黨禁解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如此則邵公是坐建寧元年鉤黨下至中平元年禁解正是覃思作詁十有七年然光和五年去大赦黨人尙前二年而邵公已於是年卒安得禁解之後猶幾經遷拜也攷桓靈時黨錮坐除原是二次桓帝紀延熹九年七月太尉陳蕃免十二月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明年六月悉除黨錮則禁錮止及半年與靈帝黨禁十七年別邵公之坐黨當即在李膺等二百餘人之內范氏作傳應緣相傳十七年不闚門之説正合靈帝黨禁年數遂亦誤溷下筆不計與光和五年卒不合也

今若改太傅作太尉攲敗作攲免乃作刪乃字郎前
後皆協矣以邵公通儒於稽康成發鍼起三書旱晚
有關故糾正之
後漢盧植傳云光和元年日食之異上封事陳八事
二曰原禁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知赦恕申宥回枉
五曰修禮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
服災咎
鄭珍鄭學錄云盧中郎同學大儒師門首冠當此禁
網方嚴而封事數海內有道之人獨首舉康成則其
服膺于高密者至矣

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按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事蹟俱詳後漢書列傳韓歆上疏請立左氏春秋博士范升阻其議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與劉歆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建武初時議欲立左氏傳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乃詣闕上疏略云竊見

范升等所議奏春秋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
凡四十五事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如得以褐衣
召見理邱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退就重誅書奏
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
氏學李育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然
謂不得聖人深意以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
多引圖讖不據理體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建初四年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
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賈逵父徽從劉
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建初元年詔逵入白虎

觀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長于二傳者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帝嘉之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春秋由是左氏春秋遂行于世此范升陳元李育賈逵爭論古今學也馬融事蹟亦詳後漢書唯劉瓌無傳馬融答劉瓌未詳俟攷蔚宗所舉范升等爭論皆爭論春秋左氏傳攷之馬融傳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然則馬融之答劉瓌亦爭論左氏春秋也故云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古

學謂左氏今學謂公羊乃史承節作鄭司農碑約此節爲偶句云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瓌范升憲章文議語意不明令人多惑矣按本傳云答何休即指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三書也鄭子尹于鄭君注述中鍼起發三書外別出啓可此與答甄子然書並列一時忽畧考之未審附辨于此

靈帝末黨禁解

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元年三月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徒者

鄭君自序云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孝經大題下疏引又見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唐會要七十七

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

列傳云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須眉秀美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司馬彪續漢書云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權戚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藝文類聚六十九

皇甫謐高士傳云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

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

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皆不就

後漢書申屠蟠傳云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

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

特加殊禮申以手筆經過二載而先生所尙益固竊

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疾在

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牵哉知時不可逸

豫也

鄭珍鄭學錄云時年六十則何進之辟康成在中平

二年也進以元年三月爲大將軍而黃忠書云幕府

初開特加殊禮經過二載所尙益固知進辟蟠在元年爲大將軍之初忠與蟠書在二年康成進見之後故云然但忠言康成北面受署此必非虛夸塗飾以欺掩申屠之語蓋進辟康成時必以其府屬曹掾加之與徵荀爽爲其從事中郎相似康成雖不肯就而既入都見之卽謂之受署可也其時縫掖幅巾不服所署朝服進固不能相强而以賓師相待在康成進退原可自如當彼禮數豈忘禆益別傳謂多所匡正不用而退得其實矣皇甫謐云一宿逃去緣覩康成大高未免言之過情范氏據之失于不審

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鄭君自序云趙商字子聲河內温人博學有秀才能

講難而吃不能劇談太平御覽七百四十

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

袁宏後漢紀云靈帝中平五年詔曰頃選舉失所多

非其人儒法雜糅學道浸微處士荀爽陳紀鄭玄韓

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爲衆所歸其

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又云中平初悉解禁錮玄

已六十餘矣始爲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者玄身長八

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

後漢書申屠蟠傳云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
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
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
又荀爽傳論云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
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
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
相
鄭珍鄭學錄云中平五年蟠與康成並徵六年復徵
即康成戒子書所云公車兩召也六年之復徵其仍
爲十四人徵以博士與五年同以荀爽傳論及康成

奏記朱寓紺衙上稱博士證之可見蟠傳文承上年
言故從省耳袁隗表康成爲侍中當卽在五年徵命
下後下文公卿舉趙相亦卽在六年徵命下後范氏
以兩年徵命詳於蟠傳故於康成傳只敘袁隗舉使
人參互自見惟爽傳言卓禮召蟠玄不屈而蟠傳於
六年之徵又言唯蟠不到立意高蟠不顧事實未免
先後矛盾當云唯蟠及玄不到是蔚宗之疏文也
又云以父喪不行知康成之父在中平四年或五年
卒也康成時年六十二則其父壽當亦八十餘矣戒
子書止言羣弟知康成必是長子也

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
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
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
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曜世嘉其
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
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
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
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司馬彪續漢書云孔融遷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
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

士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三國志崔琰傳注

後漢書孔融傳云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以忤卓旨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邴原別傳云邴原北海朱虛人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三國志邴原傳注

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融在北海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

孫禮三國志崔琰傳注

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國戕言鄭國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八

孔融與諸卿書云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太平御覽六百八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孔文舉於康成推許甚至此必非文舉之言殆魏晉後習王肅學者僞託耳晉荀

助中經簿始有四部之分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三禮初無麟皮冒鼓之說也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誣
盛德
鄭珍鄭學錄云康成避黃巾之難前後是兩節前一節往不其在孔文舉未到郡之先本傳只載後之徐州一節遂令出處不具今補詳於左
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五年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
郡縣
陳壽三國志崔琰傳云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

伏琛三齊略記云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于此揮涙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紉異常時人名作康成書帶（太平廣記四百八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七又九百九十四太平寰宇記卽墨縣不其山）

又云不其城東有黌山鄭玄刊注詩書棲遲黌山今山有古井不竭猶生細草如薤葉長尺餘堅紉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太平御覽四十二太平寰宇記淄川縣黌山引文大同小異）

鄭子尹云王士正長白山錄云長白兩嶂之間曰大谷大谷越嶺而西曰黌山亦名黌堂嶺圖經云康成刊注詩書之所金元好問濟南行記云鄒平縣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黌堂嶺齊乘

嘗辨元記之僞然謂覺山在般陽北十里卽覺堂嶺
又云上下書堂在覺堂嶺會仙峰下牽合爲一亦非
蓋覺山覺堂嶺自是二山當以覺山屬康成覺堂嶺
屬希文爲是珍案高密縣地卽今膠州高密縣不其
故城在今膠州卽墨縣境康成倉皇避難近之不其
史有明文長白山在今濟南府淄川長山鄒平界中
于淩爲齊國地古無康成避難般陽之說據三齊略
記云不其城東有覺山則覺山自在不其去今濟南
數百里與長白無涉當緣長白亦名覺山樂史太平
寰宇記始以與在卽墨者相混而于思容齊乘沿之
王貽上又分屬之
之皆失其實矣

鄭珍鄭學錄云崔琰傳言徐州黃巾卽靈帝紀之青
徐黃巾以其時攻破北海是徐州賊故主徐州言耳
北海最爲賊衝宜先受禍則其破當在興平五年冬
康成是年與申屠蟠荀爽被徵袁隗旋表爲侍中以

遭父喪不行賊難蜂起避之不其當亦卽在其時未
必能綏至明年也迨明年九月董卓廢立孔融來爲
相承郡殘破之後收合士民引謀州郡于康成素所
深敬後在徐州猶敦請懇惻使者繼踵況近在不其
能令其久於外乎則康成於中平六年雖未卽歸文
舉到郡其迎之還里必矣故有屣履及門執子孫禮
及選爲計掾等事若去之不其都無一還莽滓數載
遂到徐州是其出也文舉未到其歸之年文舉自春
徂夏在圍城中及城陷奔山東旋徵將作大匠如此
則康成與文舉或未相見而有傳說等事乎必不然

矣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

章懷太子注云趙王虔之相也

鄭珍鄭學錄云遷都長安始舉趙相是康成於前年與荀爽等被徵至是初平元年爲公卿表舉也攷趙孝王良傳其嗣王無名虔者惠王乾雖字音相同而立四十八年其薨已在桓帝延熹六年惠王後傳子豫孫赦曾孫珪傳不著立年多少則末由知此當時何王也章懷注誤

張璠漢記云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鄭泰諫辭

對曰東州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諒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籍之强弱燕趙齊梁非不盛而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其凶謀三國志鄭渾傳注　按范蔚宗後漢書鄭泰傳亦載此對

鄭珍鄭學錄云康成明德當世倚爲輕重董卓廢立之後徵舉不來而山東州郡討者羣起知其視康成隱若長城恐其爲謀主寢不安枕久矣公業故探其憂懼巧爲詞以悅之

會黃巾寇青部適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

後漢書陶謙傳云陶謙字恭祖丹陽人爲車騎將軍張溫司馬會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閒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

又朱儁傳云儁拜河南尹及卓入關儁留守洛陽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東屯中牟及卓被誅傕汜

作亂陶謙以儁名臣可委以大事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大帥因移檄牧伯同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于儁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瑯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云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徵儁入朝儁辭謙議而就傕徵

鄭珍鄭學錄云傕汜亂關中在初平三年六月康成與陶謙等奏記于儁當在秋間其結銜稱博士以中

平五年公車以博士徵雖未至京已受詔命非若侍中趙相公卿薦舉而朝命未下也康成既與陶謙等聯名奏記知初平三年已在徐州也康成兩次出避黄巾前次往不其其歸當在孔融到郡前後不出中平六年及初平元年此次出避當因張饒等從冀州還攻北海遂再出避難也

後漢書蔡邕傳云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中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鄭珍鄭學錄云誅卓在初平三年四月康成之聞邕

死當在客徐州時也

常璩華陽國志云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季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別傳云玄薦孫乾於州三國志孫乾傳注

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此條稱鄭玄傳云松之注例必引書名從無引某人傳者惟別傳則有之此實鄭君別傳也傳上脫別字耳洪頤煊輯鄭君別

傳末輒此條蓋偶未深攷又按三國志孫乾傳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鄭君

别傳所云玄薦孫乾於州當在鄭君避地徐州先

主代陶謙領徐州牧時也

鄭珍鄭學錄云興平元年陶謙死先主代領徐州牧

自後二年康成始歸據武侯述先主之言啟告治亂

無所不悉知先主在徐州亦如陶謙接康成以師友

之禮也卒以雄才大略績炎劉已墜之緒有以夫孫

公祐或即同鄉弟子偕康成避難在徐劉表與袁尚

書以與先生並稱有以知其賢矣

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云後漢書曰鄭玄漢末遭黃巾之亂客于徐州今者有孝經注相承云鄭氏所作原作今孝經注鄭氏所作此從劉肅大唐新語所引注今皆誤作序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也太平御覽四十二太平寰宇記二十三

鄭珍鄭學錄云劉肅大唐新語云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避黃巾之難至胤孫所作也證知御覽此條出梁載言其首原有十道志曰四

字太平寰宇記又係鈔太平御覽而誤又改末句作
俗云是康成脩孫注孝經處殊失其原今御覽引脫
首四字朱竹垞經義攷直以爲後漢書而謂范書無
此文未知爲袁山松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脫誤之
本惑人如此
又云南城屬兖部康成避地于徐先則陶恭祖以師
友禮待後則先主敬與周旋不知何以又棲遲此山
豈恭祖興平元年死後陳宮輩未迎先主乃暫入山
中著述耶抑去高密先寓此山青州黃巾入兖部郎
初平三年四月此山于是時且不可避乃始到徐州

邪無從攷定矣

北海三攷卷第一終

北海三攷卷二　　湖南叢書

湘潭胡元儀撰

事蹟攷第一下

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別傳云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再拜（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二北堂書鈔八十五）

袁宏後漢紀云黃巾賊數萬人經玄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

殷芸小說云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

反郡敦請懇惻使人維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尙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四

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

按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別傳此書作爲父母羣弟所容無不字史承節撰鄭司農碑亦無不字阮太傅山左金石志云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

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産爲父母羣弟所含容始得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故傳曰少爲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此儒者言也阮說是矣史承節此碑全本范書今范書有不字係後之淺人所加可據史碑之文以正之也

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

按鄭君出遊在二十二歲之後建和二年二十二歲遊學周秦往來幽幷兗豫未能一一攷之別傳云在馬融門下七年則在延熹三年融赦還之後延熹九年鄭君年四十是年馬融年八十八卒鄭君辭融融有吾道東之歎必在未卒之前別融更有所遊歷故年過四十乃歸也

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

鄭珍鄭學錄云假田卽傳云客耕東萊也時於勞山不其之閒葢有親故在彼故奉親以往令羣弟治耕

而已閉門教授歟後避黃巾到不其想亦有田廬可
因之故
舉賢良方正有道
鄭珍鄭學録云此舉敘在辟大將軍前則爲中平元
二年之閒
辟大將軍三司府
鄭珍鄭學録云大將軍卽何進大尉司徒司空爲三
司中平二年至五年袁隗崔烈鄧盛張延楊賜許相
張温丁宫曹嵩馬日磾劉宏等互爲三司辟者葢非
一人高士傳所謂公府十餘辟竝不就者也

公車再召

鄭珍鄭學錄云申屠蟠傳中平五年與爽玄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明年董卓廢立及爽融紀等復公車徵是再召也

比牒併名早爲宰相

鄭珍鄭學錄云章懷注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爲宰相非也荀爽傳爽自被徵命及登臺司九十日此云早爲宰相獨指爽爲大司空耳韓融陳紀皆連名者官止太僕

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

任於此此但念述先聖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

鄭珍鄭學錄云衰落謂精力失誤謂著述言宿昔精力至今衰敗而向來述先聖整百家者仍不能無疵故須傳家歸事使閒居安性以養其衰落覃思終業以改其失誤也

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

之咨爾煢煢一夫罔無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卒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

鄭珍鄭學錄云研鑽本作研讚劉攽云當作鑽史承節碑正作鑽所見本末誤今從之末義當如左傳不爲末減之末訓薄也言不爲後人羞薄也史碑作凡

某所憤憤者當緣不得句解疑末爲某字之誤更加凡字配之珍謂若作某則元文必是名父戒子而自稱名不合又玩下文徒以云云則憤憤者止此二事加凡字亦不合辭意

按子尹所駁史碑之誤良是但以庶不遺後人之羞末爲句解末爲薄於文義仍覺未安竊謂末字屬下句末所憤憤之末當如武王末受命之末末老也見經典釋文 末晚暮也漢書外戚傳顏注 猶云晚暮所憤憤也文義顯然矣元玉案子尹以親隴未成羣書腐敝二事爲所憤憤者玩其辭意似仍不合據日西方暮其可圖乎二語則纂意乃明已生平之願尚有二事須于傳家後圖之非

恐不能再圖貲志以沒而不勝憤憤也末所憤憤者五字乃徼足上文之語與下二事無涉末當訓無明已生平不愧不怍無所憤憤下文乃言徒以餘願未畢故欲益恩勤力務時節夫二者俾有餘貲足圖二事若忽忘之不識致不能圖乃眞恨事耳方作書時不過志在必圖而已何至遽形憤憤乎先兄未覺子尹之非故以未作晚字解惜獻疑已遲未及商榷謹附注于此以俟宏達正之

今家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之不識亦已焉哉

按鄭君此書作於建安元年以書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之語別傳云生于永建二年相證知之也葢建安元年春自徐州還後卽病篤因自慮不起故作書戒子以屬後事也後疾亦旋愈而益恩亦

北海三考卷二　六

札孔融之難而死矣故范書云後嘗疾篤謂建安元年自徐州歸後嘗疾篤也乃史承節撰司農碑將此書載于事蹟之末殊爲無識强作解事阮太傅山左金石志反推波助瀾以長其誤其辭曰司農戒子書乃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爲大司農及袁紹邀至冀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載書文於前使事蹟先後倒置承節此碑時形錯誤太傅好新太過于鄭君事蹟又漫不加考以意爲之說反謂范書倒置事蹟先後誠末學所不解也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後漢書袁紹傳云建安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幷四州

殷芸小說云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視斯世豈徒然哉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

日無怠（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四）

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後漢書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博學多聞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徐州牧陶謙使輕騎追嵩德殺之于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

按應仲遠在太山時曾與鄭君陶謙等共奏記于朱儁是時蓋已折服鄭君矣及紹要鄭君仲遠見

鄭君談論風采更爲驚服故有北面稱弟子之語

仲遠博學多聞猶如此袁紹所謂以布衣雄視斯

世豈徒然哉

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郞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

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袁宏後漢紀云建安三年徵鄭玄爲大司農不至

傅子云陳羣薦甯曰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

即授司農魏志管甯傳注

鄭珍鄭學錄云即授謂即其家授之與家拜一也傳

云以病自乞還家是康成自家拜受司農之命旋乘

安卒至許而後上病乞還也康成官銜以前稱博士
奏記于朱儁是也以後稱司農如華歆表稱故漢大
司農鄭某是也二者雖未到官而詔命即家拜之已
經拜受則是此官也近人有以稱司農即是鄭仲師

康成不得稱司農殊誤

按世說新語注引別傳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
行至元城卒據後漢紀徵爲大司農在建安三年
據本傳五年乃卒世說注引別傳必非原文徵爲
大司農下必有脫文不然即孝標節別傳成此誤
也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

章懷太子注云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

時袁紹與曹操相距于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

陳壽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建安四年袁紹既並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十二月公軍官渡五年正月自東征備破之還官渡二月紹遣將

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四月公北救延解白馬圍紹渡河攻公軍至延津南公擊大破之還軍官渡八月紹復進臨官渡十月紹遣軍運穀公邀擊破之紹衆大潰及譚棄軍走渡河

司馬彪九州春秋云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歎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爲矣三國志袁紹傳注按後漢紀亦載此文

鄭珍鄭學錄云袁紹于康成本傳及殷芸小說所記欽重之至未見其不禮也趙融所歎殆此遣子逼行

之時乎

裴松之三國志袁紹傳注云英雄記載太祖所作董卓歌辭云孫淵如選續古文苑載此歌注云董卓當作董逃此乃不知樂府有董逃者所改耳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桑欽水經河水五云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酈道元注云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禦于官渡紹逼大司農鄭玄載病隨軍屆此而卒郡守以下受業者衰絰赴者千有餘人玄注五識緯候

厤天文經通於世故范曄贊曰孔書復明漢章終輟矣

鄭君自序云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著周易孝經大題下疏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唐會要七十七

鄭珍鄭學錄云康成是年春寢疾至季夏遂卒在元城不過四五月而九卷易注按此據隋書經籍志所云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鄭玄易注十卷錄一卷七錄云十二卷鄭君易注本十二卷至隋已佚其三卷然陸德明猶見十一卷之本也此當云十二卷不得云九卷也成于病中以知精力過人臨死不衰如此

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經赴會千餘人

別傳云卒受業者衰絰千餘人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四

桑欽水經濰水云又北過高密縣西注密水二源同瀉一壑俗謂之百尺水北流逕高密縣西下鄉道元注云濰水自下亦兼通稱焉亂流歷縣西碑產山西又東北水有故堰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水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

劉知幾孝經議云趙商作鄭先生碑文孝經大題下疏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唐會要七十七

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

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
驚歎
樂史太平寰宇記高密縣云鄭康成墓在縣西北十
里以下文考之十里上脫五字　玄此縣人也高士傳曰袁紹屯兵
官渡請玄隨營不得已已字原脫帶病至魏郡元城病篤
卒葬於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郡守以下縗絰者
千餘人礪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唐貞觀十一年
詔去墓面十步禁樵採焉
郡國志云密州高密縣西有鄭玄宅亦曰鄭城玄後
移葬于礪阜墓側有稻田萬頃斷水造漁梁歲收億

萬號萬疕梁太平御覽一百八十　太平寰宇記二十四

于思容齊乘云康成祠墓在膠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謂之碑產山

樂史太平寰宇記云高士傳云袁紹屯官渡逼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城卒葬于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阜塋前有廟廟之南有唐開元碑郭嵩燾曰開元碑卽史承節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承節此文成於萬歲通天中至開元十三年密州刺史鄭杲始立石相沿以為開元碑自宋時已毀據此北宋時猶存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東舊地卽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是也因高密有鄭公鄉士人訛為鄭母云

按作高士傳者有嵇康皇甫謐虞盤佑虞攷叔寶宇記所引高士傳不知何人者今惟皇甫謐之書猶存無此文

別傳云集諸生講論終日（北堂書鈔九十八）北海有鄭玄儒林講堂（初學記二十四注云見鄭玄別傳）

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厤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于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于經傳洽孰稱為純

儒齊魯閒宗之

按鄭君著述幾六十種范此傳所載才十餘種曾不及半今別作鄭君注述攷詳之史承節碑于儀禮下有周官二字乃范書原文今本范書脫去耳

又按先師陳先生云通人頗譏其繁通人乃通脫之人繁謂注書多也當時有譏鄭之人范蔚宗不記其人而渾言之意以爲不然也范氏家傳鄭君家法不譏鄭也通人若徐幹之類也

邴原别傳云原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

焉原亦以高遠淸白頤志濟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淸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三國志邴原傳注

邴原別傳云原游學詣孫崧崧曰君舍鄉里鄭君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原曰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三國志邴原傳注

按原詣崧學崧舉鄭君且比之孔子譏原舍近求遠然原狂者之流與鄭君猖者之流情性不能相合當時青州所以有鄭邴之學是以原聞崧言而有以僕爲西家愚夫之對也通人頗譏其鯀竊以

爲邪學之流歟

晉書范甯傳云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晩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鄭珍鄭學錄云此方雖戲語其數漢人有目疾者杜欽而外獨及康成當時書多必有所出今無從攷當即以此爲康成病目明據

世說新語云鄭玄家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按據此見鄭君家庭嚴肅

郭忠恕佩觿云漢末大司農鄭玄牛角抵牆成八字白樂天詩自注諺云鄭玄家牛觸牆成字

按牛角觸牆輒成八字不必鄭君家牛也此或當

時寶有其事或流傳別有所因今不得而考矣姑
據見聞錄之
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
名于時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
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按鄭君門人見范書者僅六人今見他書尚可攷
定者不過三十餘人別作師承攷詳之
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
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
曰小同

別傳云玄一子名益字益恩年二十三爲孔融吏舉
孝廉融以多寇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將
兵奔救遇賊見害時二十七也妻有遺腹生男玄以
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又手理與已相似
故名曰小同白帖十八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十二三國志少帝紀注
鄭珍鄭學錄云別傳謂益恩死孔融之難是赴管亥
之圍都昌誤記非事實也孔融傳云出屯都昌爲賊
管亥所圍遣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劉備三國志太
史慈傳亦云融欲告急平原相慈自請行遂到平原
則管亥之圍當備相平原時備以平原相代陶謙爲

徐州牧據魏武帝紀在興平元年是備之相平原不能過是年也攷慈到平原說備遣精兵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事畢暫渡江到曲阿見劉繇未去會孫策至慈與繇俱奔豫章據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云策渡江攻繇是歲興平二年也以此參互推之則管亥之圍都昌慈求救平原當在興平元年也後二年爲建安元年康成自徐州歸作戒子益恩書有入此歲來已七十之語據別傳鄭君生于永建二年以此推之是戒子益恩書作于建康元年春也明益恩尚無恙安得于前二年赴難隕身也融傳云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城陷

融弃山東及獻帝都許徵爲將作大匠是建安元年
攻北海乃袁譚非管亥自茲以後融又去郡歸朝矣
然則益恩之死必是建安元年春夏閒往救袁譚之
攻在康成作戒傳家之後前此管亥圍時益恩已爲
融所舉容亦曾往救之作別傳者或忘前後兩事相
隔三年遂誤爲一也范氏采摭別傳亦似已疑及此
故不直云管亥但云融爲黃巾所圍而未之細勘不
知亦非黃巾也益恩以建安元年死難時年二十七
是生于靈帝建甯三年也年二十三舉孝廉是在獻
帝初平三年也

裴松之三國志三少帝紀注云魏名臣奏載華歆表曰臣聞礪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脩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逾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淸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

以聞

陳壽三國志高貴鄉公紀云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甘露三年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孫盛魏氏春秋云小同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

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後漢書鄭君傳注三國志三少帝紀注

范蔚宗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魏明帝二十四賢狀云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陶潛聖賢羣輔錄注

唐史承節後漢大司農鄭公碑云夫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業者典墳所以聖人作而萬物覩賢人述而百代通禮樂得之以昭明日月失之而寒忒宣尼彰刪緝之功秦始逑焚燒之禍迨乎羣儒在漢傳注珞口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迹同見集於芸閣獨有轂於環林豈若經教奧義圖緯深術兼行者多無如

我鄭公也公諱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
哀帝時爲尙書僕射公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遂造
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欽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
秋韓詩古文尙書攝齋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
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乃召見而升樓精
通禮樂以將東而起歎三載在門十年歸邑及黨事
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
梁之廢疾而又操入室之戈矛發何休之墨守陳元
李育校論古今劉瓌范升憲章文議何進延於几杖

經術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
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接以師禮北南山之園皓
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
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公乃以病自乞還
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
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
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
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公大會賓客延升上坐身長
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儁並有
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

公依方辨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
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守應仲遠北面
稱弟子何如公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
不稱官閥劭有慚色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
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禮易尚書毛詩儀
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
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
義答臨孝莊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為純
儒其所撰注今並通習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千也
齊魯閒宗之公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其子益恩曰

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兗豫之域大儒得意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鄉假田播殖以娛朝夕後舉方正賢良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徵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敘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

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吝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亦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羞凡某所憤憤者徒以吾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弊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後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可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

亦已焉哉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六月卒遺命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迺葬於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有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遂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公以其手文似已名曰小同精通六經鄉人尊之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曰卿見吾密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致鴆而卒悲夫自夫子沒後大道方

喪公之綱羅遺典探賾今猶元玉按猶當訓爲圖詩允猶翕河鄭本雅訓釋猶爲圖是此文之所本也今猶謂今時圖籍探賾謂求索其精奧也鄭解經喜約漢法以相譬況故史有此語袁鈞錄此碑改賾爲頤遂不可通蓋不達今猶之義下屬爲句故誤賾爲頤耳特立鬱然時季遂屯志不苟變全身遠害猗歟美歟及范曄作論有曰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長於公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晉中興戴逵字安道以雞卵汁溲白瓦屑爲公作碑手自書寫文口口口語亦妙絕年代古而碑闕亡德音負而詩書在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敕於河南道訪察觀風省俗激濁揚清行至州界見高密父老

云鄭先生漢代鴻儒見無碑記不以庸妄遂託爲文
往以會府務殷□無暇景蕆序遷貿執筆無由今者
罷職含香忝居分竹屬以間隙乃加修撰耆舊者惟
聞其名後生者不覩其事今故尋源討本搵槧懷鉛
兼疏本傳之文並序前言之目發九泉之冥昧播于
載之□□翦以繁華不爲雕飾文先成訖石又精磨
碑未建而承節卒正議大夫使持節密州軍州事刺
史上柱國鄭杳以開元十三年秋八月巡茲屬縣敬
謁先宗欲承墳墓之間籌度碑石之側公心至淸不
欲費□公心至靜不欲勞煩迺命參軍劉朏校理舊

文規模新勒未間朏又罷職仍令終事冬閏十二月

公伺其歲隙因遺巡團便令建立惠而不費允協人

神袁鈞曰自文先成訖至此是劉朏所增故於銘曰上加承節二字以別之承節銘曰煥

乎人文圖籍典墳煩亂事剪定自孔君中途湮沒秦

帝俱焚漢興儒教鄭氏超羣膺腴美地贊敘宏規裔

夫罷署京兆尋師中候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學殆

若生知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窮奧祕六

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好學慕道深

思遠慮來往周秦經過兗豫侍中不仕司農罷署盧

植東過馬融西去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躬違三辟門

傳五更周官東部漢遊西京白玉徧地黃金滿籯占
卜潛橋行迹過沛陶謙師友孔融高葢山敞黌扉草
生青帶七十歸老三年赴會經傳洽熟齊魯攸宗爵
祿不受贊論爲功禮樂今去吾道皆東類于標德比
皓稱公閻尹擅貴禁錮連年乃逢宥罪方從舉賢南
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終覽八千今年在辰來
年在巳嗚呼不憖于嗟到此勞我以生息我以死道
該八索神交千祀濰水之曲礪阜之陽通德爲里鄭
公爲鄉雲愁廟古月暗墳荒舊碑先沒新石再彰詞
愧黃絹心凄白楊明於不朽終古騰芳

按史承節撰此碑全本范蔚宗後漢書鄭君傳不過約其事實裁爲偶句以類相從事蹟先後非所考究也故戒子書列于後行文順便不足怪者也阮太傅好新太過從而爲之詞又疑其本于謝承後漢書失之武斷矣然此文有足以訂范書訛脫者若戒子書云爲父母羣弟所容今范書云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不字淺人妄加史所見本未誤也載鄭君所注書儀禮下有周官二字今本范書脫周官二字蔚宗家傳鄭學周官注至今尙存蔚宗何得不載據此碑證之傳刻脫去明矣亦有史碑

脫去不足爲訓者如師事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
元先第五之字非名也碑文脫去先字惠定宇後
漢書補注沿其誤以師事第五元爲句先始通京
氏易爲句先卽始也先始重言爲不辭矣阮太傅
又爲助瀾更屬誤耳戒子書云凡末所憤憤者末
猶晚也言晚年所憤憤也末字碑作某誤矣若作
某是鄭君稱名戒子而自名恭而無禮矣先字之
脫末之作某疑非史承節之誤蓋金人重刊此碑
者之所爲也承節作碑文在萬歲通天元年至開
元十三年乃刻石劉腨于碑文末續書一百二十

餘字北宋末碑已毀金承安五年重立石南宋甯宗慶元六年至今猶存據拓本錄之以袪後賢之惑云

按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胄自今有事大學並令配享宣尼廟鄭君從祀孔廟自此始宋大中祥符三年七月戊寅詔封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據明嘉靖九年乃罷鄭君從祀孔廟改祀鄭鄉時大學士張璁建議

謂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玄服虔范甯宜罷從祀孔廟各祀於其鄉命如議行之初成宏間少詹程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當罷其從祀孔廟爲禮官周洪謨所卻乃止至是璁力主持衆不敢違我朝雍正二年始復鄭君從祀孔廟稱先儒云元王案袁鈞鄭君紀年云雍正二年復從祀稱先儒鄭子查太學及各直省孔廟鄭君木主皆題鄭康成無題鄭子者恭讀雍正二年五月上諭云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爲純儒鄭衆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湻質深通似乎有間然則木主之[illegible]玄乃係恪遵憲廟諭旨因與[illegible]同諱改而稱字可知國朝官書列從祀孔廟[illegible]儒于鄭君皆稱康成袁所云殊誤典禮[illegible]一字之微未便任其失實特訂正之以[illegible]

北海三攷卷二終